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六　　明　程敏政　撰

雜著

石君世家　司馬用彰作　　程以文

石君者西蜀人也不知其名西蜀之人惟呼之曰石君相傳以為漢黄石公之後黄石公以兵法授張良良得其術佐高祖定天下有功封侯卒俱葬穀城山北至武帝時有頭子者以剛勇稱遇李將軍廣蚤出伏草間匿

李將軍引弓射之矢沒羽頭子堅不動李將軍驚以為神子孫散處郡國皆貞白有守漢哀吳魏强劉先主起蜀與諸葛亮戮力謀興復漢室將大發兵東伐吳下令求黄石公子孫之在蜀者果得石氏夔之魚復浦上即其地指畫三軍為八陣以石氏為師惟名礟者得從軍礟驍勇有氣力善超乘有所攻城畧地不下輙先遣礟衝車擊之所中無不摧敗與矢氏齊名軍中歌曰降我則親拒我則敵寧犯我矛戟毋犯我矢石矛戟之傷絕

脰斷吭矢石之傷國以滅亡敵聞之懼號飛將相戒莫敢犯自後軍出礈必在行間子孫别為礈氏居夔者名砂砂生磯傳十餘世至武夫武夫生璞又十餘世至礫礫生磧磧生君君有異質小而悍能堅忍持重不與人為同盡得八陣兵法自以先世尚武多殺傷不祥未嘗妄以語人介然有高世之志遂辟穀世間奇美珍異珠玉狗馬音樂聲色服用之物一無所好塊處山澤間泊如也然好急人之難人有急即君君必往隨所指使格

鬬奮不顧利害不幸遇敵則小者傷大者死或執送官惟坐指使者輙釋君不問見者畏憚以為有礮之風焉今上初使者入蜀道出夔武侯祠下訪石氏之族覩所謂八陣圖者君在諸石中磔磔有異使者環視諸石無如君者奇之載與俱馳還京師將薦之上會上方向文學制禮作樂不果薦居乆之無所知名客有九江方叔者氣岸自喜以能書游諸公間過候使者使者留與語具道蜀山川人物風俗且告以得石君狀客問石君安在

時君卧帳中使者即起入引君出見客客望見驚喜亟拜曰昔米元章見石友而拜吾敢不拜石君因抵掌笑絶倒恨相見晚固請使者以石君歸特下榻奉之顧諸同舍曰石君吾席上珍也幸善遇之日灑掃左右置圖書几研惟恐失君意君雅不喜言笑稠人廣衆談論竟日君危坐默默聽不倦方叔察君静專客至問君鄉里姓名來幾何時治何業即從旁代對悉如君意至不煩君一辭君大悦謂方叔知己然少戇不為聲音笑貌與

世若絶無情者人亦以此多狎玩君請與出游未嘗辭勸之仕不應或謂君癡戲曰硜硜然小人哉又見其秃無髮曰草菴和尚乎舉座大笑君亦不怪也時徂徠先生礎新自山召入將以為柱下史待詔公車先生負重名素慎許可獨推君已右曰喜怒不形表裏如一鑽之彌堅磨而不磷吾不如也由是京師之人咸傳石君名朝之賢公卿及四方游士莫不顧見至託為歌頌以夸美之名聲藉甚有童子見君譁然喜出曰人言石君癡

殊不癡顧癡者乃人爾當時以為名言君之去蜀而入京師人人思欲得君八陣兵法君竟秘不傳前使者扣之百計不能得也是時八陣兵法不傳已久世無能知者石氏謹世守又惟君為能盡其術君亦欲傳世顧非其人雖傳必不解雖解不盡徒長姦雄爾思得仁厚長者即授之居京師數年無一人遇者後嘗以其畧示方叔不盡解因念生儒家者無所事兵法然自是書法大進尤工草書著右軍筆陣論語在書譜中識者曰此常

山蛇勢也方叔遂稱善書好事家往往以厚幣迎君方叔輙謝絶使者君亦安於方氏遂老焉初君生之月有星隕於石氏其光燭天石氏以為不祥且詣成都嚴先生卜先生布策立卦得歸妹之艮曰此少陰之精也石氏婦其有孕乎孕生男歸妹内兌外震兌為婦震為長子在澤之上已離母矣小成之卦三不出三日離為戈兵有離象焉艮之繇曰艮其輔言有序唯八不變其將不言而知兵乎艮東北之卦其將顯於東北乎後三日

而君生生數月有相者過見之曰英物英物神彊骨壯壽未可量也卒如卜相者所言蓬萊公者世之言神仙者也及石君歸於方氏或言曰方氏有客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果何人哉公笑曰此小混沌也有道術吾嘗見其卧金華山中為黄初平所叱化而為羊後入蜀今已五百年矣顧在此方氏聞愈益敬信號小混沌公云

太史公曰石氏族蕃衍布天下其世系甚遠居歙之龍尾山端之端溪者攻硯居泗濵者攻磬最有聲居荆山

者好蓄美玉居靈壁者多大雅士大夫頗愛重之唐虞時有與金氏齊名者以通音律掌堂上之樂獨見稱於夔周之時有名鼓者能紀宣王中興之功至今頼以傳不朽漢有石奮石建而非其族唐有鼎者居衡湘間劉師服侯喜軒轅彌明嘗賦詩以詠歌之皆卓卓有見於世惟君以轂城之後席武侯遺烈道值聖明絕口不言兵事一至京師士大夫交口稱譽名流海内亦有道之士哉世傳混沌為中央之帝與南海之帝儵北海之帝

忽相厚善後卒死儻忽之難然非詩書所稱蓬萊之云薦紳先生猶疑之

右新安程以文為九江方叔高作石君世家一首而言司馬用彰作者新安程氏出周太司馬休父之後以用也彰文也猶屈原字平而曰靈均正則也內言方叔者謂叔高也新安俞飛卿使蜀得美石于魚復浦上歸以遺叔高叔高愛之見之者競為文章相夸詡而以文為作是篇予愛其文雅馴故為之書至順四年二月十日揭徯斯記

郭索傳

吳觀望

郭索者東海人也其先離以外剛內柔顯庖犧氏世所居上光常射井鬼間未宮巨蟹且曰吾子孫上應列宿不與

人同後凡謹慤有風骨者皆其苗裔王子年公孫捷叔孫敖稱馬然惟索聲聞最著漢武帝時索祖解學縱橫家尤喜武事常曰安得介士橫行天下邪出沒江湖必擁鍛自衛食息未嘗置夜見烽火輒舉族馳赴之動不量力竟見執解本豪俠自縱始坐簾箔不修受寵絡頗不能平洎延見尊俎則又披露心腹無所隱時作酸語尤可人皆曰有味其言之也至其太過議論風生或者惡之又好鉗刺人至流血不瞬目用是醜類多為人所

遷怒上命召鑊有不得志於解者倚闌相窺謂解勃然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當五鼎烹耳往年彭越起澤中王梁髙帝功臣無出其右者終以葅醢吾何愧彭越哉索時尚幼不在行得不死少長嶄然見稜角然冐次不糾結或謂之無腸公子以故王公大人稍前席之索一日渡漆沮語人曰吾家得姓來久聞諸長老春秋時族最盛雅善申振獨不喜漆雕氏與之居輙敗之化為水豈是也邪初在田野不顧仕力耕穀腹外無他耆是

時朝廷以名位釣巖穴之士捜訪無遺索恐及愈潛深
伏隩道經砂磧留跡隱然類西域人畫革旁行為書記
狀人因得蹤之强羅致焉朝廷議以為酒泉太守索聞
之歎曰吾族素不習鬬中水土酒泉地益西非所宜處
慮不得生還業已出噬臍無及既而命果下固辭不拜
元帝初即位姑徇其志拜九江刺史發摘甚力崔苻以
不警漁者利之未幾上思見甚徵拜祭酒先時有與索
同年生者好為堅白異同之辨每十月益壯或謂其能

敵虎月旦在索上呼為雄甲子語尖新因索亦得薦進
然終不甚見賞索年寢老中愈充實上曰卿所謂霜降
水涸之秋矣筮封之得黄中通理美暢四支之象封内
黄侯雖見寵用至左手與之携持然嘗鞅鞅曰江湖予
樂也寧久縻好爵邪即日上印綬歸索素有祖風負恃
海濵每謂縱横之事意者復起於斯乎時時礪劒戟上
聞而怒曰索吾生其死者是欲奚為不早圖之必貽田
畞憂發兵掩捕悉就縛檻車傳詣京師上想見其風味

釋將復用索入見乃曰介胄之士不拜上察其志異命烹之國史贊曰縱横家禍人甚矣然亦卒自禍鄧解以此死而索又不能蓋前人之愆祖孫同軌悲夫

廣張子論性

程復心

天地之性天之所與我以生者也氣質之性生而爲氣所拘者也歷考經傳之中所以言性者多矣自張子之言出而後性之說始定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以氣質之性言之也夫子不能不言者論性不論氣不

備故也孟子曰性無有不善此以天地之性言之也孟子所以極言之者論氣不論性不明故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者性不自立依氣而形形既生矣氣或拘之故得其氣之正且明者性亦隨之而正與明得其氣之偏且昏者性亦隨之而偏與昏此氣質之性也然氣質之性實天地之性而氣之偏正昏明者不能不閒之爾非別有一性也苟能學以知之則偏者可正昏者可明未有不能復吾天地之性者所謂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

焉者也夫既有是性則有是情子思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此論情之發於天地之性者也程子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此論情之接於氣質之性者也至論其才則亦有不同者焉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此論才之本於天地之性者也程子曰才本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此論才之出於氣質之性者也孟子於問性而答

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論者或曰情不無善惡才固有賢愚也孟子之言不幾戾乎噫此所以必原張子天地之性而後可以明孟子之情之才之善也況告子之謂性無非以其稟於氣者而言孟子析而辨之則無非以其命於天者為説是以於情於才雖或言之少異而其本末嘗不同也故嘗論之情不離性動而後見才不離性用而後知仁之性具矣動之則為惻隱之情用之則親親

仁民皆其才也義之性具矣動之則為羞惡之心用之則事君敬長皆其才也此所以其情可以為善也此所以為不善非才之罪也雖然情者性之動然必有形生焉而後動可見也才者性之用然必有氣合焉而後用可知也梏於形則情或有不善者矣拘於氣則才或有不善者矣然則孟子程子之言果有異乎學者不以天地之性本無不善自宥而必加省察矯揉之功又不以氣質之性終或不善自疑而益致勉修克治之力若然

則戒謹恐懼以至於必慎其獨而吾所謂省察矯揉之功果至矣擇善固執以至於弗得弗措而吾所謂勉修克治之力果盡矣中庸之所謂率張子之所謂善反不在茲乎

春秋集傳序例　　趙汸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興諸侯倍畔夷狄侵陵而莫之治也齊桓公出糾之以會盟率之以征伐上以尊天王下以安與國而天下復歸於正晉

文公承其遺烈子孫繼主夏盟者百有餘年王室賴之故孔子稱其功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及乎晉伯不競諸侯復散大夫專國陪臣竊命楚滅陳蔡宋滅曹吳入而盟諸夏則天下之亂極矣孔子生於斯時道足以興周而患當世諸侯莫能用之蓋嘗歎曰苟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蓋有意於齊晚尤惓惓於魯也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使仲尼得位明周公之法修桓文之業率天下諸侯

以事周則文王之至德吾無間然矣是夫子之志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六卿之晉田氏之齊三桓之魯出公之衛可正也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則文武之政可舉也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則戎狄可膺荆舒可懲也當此之時以夫子而合諸侯匡天下猶運之掌也既而道終不行則又歎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之心豈一日而忘天下者於是西狩獲麟則夫子

老矣嘉瑞既應而天下莫能宗予雖聖人亦無以見其志矣乃即魯史成文斷自隱公加之筆削列伯者之功過以明尊天王內中國之義貶諸侯討大夫誅其亂臣賊子以正人心示王法蓋天之所命也是歲之夏齊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適當修書之際豈欲託諸空言者哉故曰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

孟氏而已矣蓋夫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於人心者未泯故善有美惡有刺人情猶不能忘於其上也迨其極也三綱五常顛倒失序而上下相忘然美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所厎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

室之卑齊伯肇興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所得議也吾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吾不加益也故

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賛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學者即是而求之思過半矣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説以論春秋者葢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

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億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為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録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中

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為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蓋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

禮則書卒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為諸侯夫人納幣求逆女歸娣歸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為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於策此史氏之録乎内者也八曰諸侯有命誥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九曰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

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録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於諸侯則以内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徽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録乎内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

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曰世子生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大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卿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曰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類其書於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有書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

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畧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畧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内女歸寧之類也或畧彼以見此以來歸為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為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畧是以著非諸殺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畧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

即其文之異同詳畧以求之則可以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蕃服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興中國無伯而吳楚横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畧其恒稱則稱

人五曰謹中外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彊於四夷僭王稱亂故伯者之興以攘却為功然自晉伯中衰楚益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敗宋盟于蜀盟于宋會于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於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

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内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畧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畧其以日為恒則以不日為變以不日為恒則以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畧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為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

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魯史成書夫子作經惟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録則為褒惡而見録則為貶其褒貶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内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

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録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辨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辨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虛辭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辨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

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汸自蚤歲獲聞資中黄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為先謂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為善也於是退而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説以考三傳諸家及陳氏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覆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比事莫不粲然各有條理涉經離亂深恐失墜乃輯録為書以為後世學春秋稍

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傳為之補註欲學者必以考事為先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説苟得其本真者皆傳以已意暢而通之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慮學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

春秋屬辭序例　　趙　汸

六經同出於聖人易詩書禮樂之旨近代説者皆得其宗春秋獨未定於一何也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

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於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獨與五經不同所謂屬辭比事是也葢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觀陰陽消長以見吉凶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春秋斷截魯史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自弟子高第者如游夏尚不能賛一辭茍非聖人為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為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然而聖

人之志則有未易知者或屬焉而不精比焉而不詳則義類弗倫而春秋之旨亂故曰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深於春秋者也有志是經者其可舍此而他求乎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遠而不得聞此故雖博覽遺文畧見本末而於筆削之旨無所發明此所謂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公羊穀梁以不書發義咲趙二氏纂例以釋經猶有屬辭遺意而陳君舉得之為多庶幾知有春秋之教者然皆泥於褒貶不能推見始終

則聖人之志豈易知乎若夫程張邵朱四君子者可謂知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屬辭比事有未暇數數焉者此五經微㫖所以闇而復明春秋獨鬱而不發也自是以來說者雖衆而君子一切謂之虛辭夫文義雖雋而不合於經則謂之虛辭可也而亦何疑於衆說之紛紛乎善乎莊周氏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弗辯此制作之本意也微言既絶大義弗彰於是自議而為譏刺自譏刺而為襃貶自襃貶而為賞罰㕧其深刻

者又為實録之說以矯之而先王經世之志荒矣此君子所謂虛辭者也故曰春秋之義不明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豈不然哉間嘗竊用其法以求之而得筆削之大凡有八葢制作之原也春秋魯史也雖有筆有削而一國之紀綱本末未嘗不具葢有有筆而無削者以為猶魯春秋也故其一曰存策書之大體聖人撥亂以經世而國書有定體非假筆削無以寄文故其二曰假筆削以行權然事有非常情有特

異雖筆削有不足以盡其義者於是有變文有特筆而變文之別為類者曰辨名實曰謹中外故其三曰變文以示義其四曰辨名實之際其五曰謹中外之辨其六曰特筆以正名上下内外之殊分輕重淺深之弗齊雖六者不能自見則以日月之法區以別之然後六義皆成無微不顯故其七曰因日月以明類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文然特筆亦不過數簡故其八曰辭從主人是皆所謂議而弗辨者也雖然使非是經有孔門遺教則

亦何以得聖人之意於千載之上哉乃離經辨類析類為凡發其隱蔽辨而釋之為八篇曰春秋屬辭將使學者由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後聖人經世之義可言矣安得屬辭比事而不亂者相與訂其說哉東山與宋潛溪書初嘗會萃諸家說合經意者作集傳歲久未能脱藁日月之說亦未定始悟屬辭比事欠精欠密竊謂先王制禮後王定律事雖不同然其倫理分義治體法意莫不在乎尊卑上下内外之間緩急輕重大小之際況春秋兼該禮法事有常變道有經權而學者乃為一切之說以釋之宜其不能通也於是離析部居精別其義類而更以屬辭比事之法細推之則凡滯礙膠結處皆渙然冰釋因之以考日月

之法亦昭若發蒙如有神助矣蓋屬辭比事之法至是愈見其妙而經之八體始定既又思八體之名雖不可易昉出於一得之愚若非彙別臚分使人一見了然非惟觀者未易深察雖吾書亦未必無矛盾也乃分為八篇而類釋之名曰春秋屬辭嘗謂聖人作經雖不可測以今觀之二百四十二年簡策如山亦必屬辭比事而後可施筆削所以學春秋者若非屬辭比事亦不能達筆削之權故其間紀綱義例皆是以此法求之於經的有證據然後取先儒之說以實之殊與臆斷無繩墨者不同此屬辭之所以名也第一篇與末篇即是黃先生之意考之經傳並不見筆削之跡第二篇筆削之旨乃本二傳陳氏擇其所當存而補其所未備第三篇至第六篇間有先儒之說而後傳之指居多或辨其所未然第七篇發機於二傳何氏及西疇崔氏然黃先生日月例亦只守杜氏之說嘗取林少頴論日月二篇置六經補註中亦不甚取後傳不全廢褒貶所取三傳義例今

皆不能盡合譬如適國都者其道路行程軌轍一遵指授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只合據今日所見言之乃為弗畔

讀貨殖傳　　趙汸

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而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

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為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賛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葢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即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髙而人主重之即書中

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益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眷眷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利貴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筭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乗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屢言税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為財利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末言富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

姦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為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益是當時親覩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相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為知太史哉雖然遷之言亦激矣予獨謂其書明白諄複如是千百年來讀者猶未能深悉其意況夫六藝之古遠淵奧而傳注家自謂盡得經旨可守

上饒張孟循行卷

趙汸

昔者吳公子札使魯觀於周南召南以及雅頌其德之大小治之盛衰與夫憂勤怨思之情莫不如親見之至孔子教其弟子亦以誦詩雖多而不能從政專對為無益詩道與政通固如是乎蓋嘗聞之古之為詩者辭與聲皆出於其情夫人情者禮樂之原而治道所從出也士將學為卿大夫以任天下國家之事交四方之政則必盡人情以通於禮樂詩三百篇雖異事殊時發於人

情之天則一而已後世為詩者辭與聲既非出於其情則固不通於禮樂而無關乎治忽君子又奚取焉雖然時有古今道有汙隆而人情則無以相遠大風作於漢而河汾王子知其霸心之存石壕新安作於唐而魏國韓公有感於兵制之失夫豈皆不出於情而二公所言若是士不以三代卿大夫自期無事於四方而學不足以盡人之情則後世之詩雖有合於古者亦鮮或能通其意焉爾若張侯孟循父之言詩其有志於古者乎侯

上饒之選也癸卯之春自盱江來新安爲其使君左轄公結同姓之好於總制王公王公所以深敬乎左轄者不於其幣而於其使禮成將返則命郡中士咸賦詩以餞之又出其在鎮所得詩文以觀之俟於星溪之篇蓋有取焉既為詩一章題其後復手書之以寄予海寧山中予寢疾累年舊學都忘因三復孟循父所賦而切有感焉夫盡人情達事變明乎得失之迹本其廢興之由此詩道所以與政通葢古卿大夫之學也而孟循父得

之其卒成二公之好而以嘉賓見重於主人宜矣乃即其詩辭所及推本季子之賢孔門之教暨近世名公鉅人高識遠度以廣夫言外之旨焉嗟夫吾聞國風止於澤陂蓋春秋之季也今四方多故雅道陵遲有偉人焉上下古今究觀眞濫以其法於人情之天者振而起之其文運復昌之候與吾於張侯有望矣

六安州勸農文 乙巳春　　朱 模

民非耕不食非蠶不衣人所通曉不待勸而勤者也六

安為淮右名州封疆之廣沃壤千里民醇俗樸安於稼穡富庶聞於鄰境比年以來兵革不息民罹塗炭死傷轉徙存者無幾膏腴之區鞠為草莽竒窮之民以鋤代耕歳之所收儲無甔石加以急徵重斂民每種一石納糧三石左君弼私田每種一石納租一十八石欲其無流移荒棄不可得也我等衹承王命作牧此邦承乏之初首求民隱莫切於此已嘗申明上司啟聞蠲減中書頒降榜文明示於爾百姓爾百姓亦既知之矣今兹春

氣已分土膏融液草木萌坼農事不可緩矣爾其率爾子弟負爾耒耜奮然東作可也昔者一畝秤糧三斗今者一畝五升孰重孰輕爾民不耕可乎昔者左租困民今者與民田一槩徵收孰利孰害爾民雖耕而不力可乎昔者法度廢弛上下貪黷民不安業今者典章嚴明孰不奉法流移者可以復其鄉里矣田園桑柘可供蠶絲者戒爾剪伐山林茶漆可資日用者勸爾長茂大抵衣食足然後禮讓興禮讓興然後彝倫叙如此則爾等

皆為醇厚之民不負官長之勸矣其或不聽教條不受告戒惰其四肢饑寒切體靡所不為甚者去順從逆陷於惡黨以速天誅悔將何及嗚呼爾民其勸之哉毋忽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張曾秀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七

明 程敏政 撰

問對

內宮問 羅願

或問禮記所載后夫人嬪婦女御之制其合於古乎曰

不然嬪婦女御則信有之若夫人則諸侯之妃不在王

宮何以明之吾稽之周禮九嬪實亞后而夫人不與焉

內宰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

九御内小臣曰若有祭祀賔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内人之禮事此皆自后而下輒及九嬪無所謂夫人者曰夫人坐論婦禮者也烏可以職求曰坐論婦禮則其不見於禮事也可矣然内司服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九嬪及外内命婦之首服則冠服亦不及焉何也夫夫人之等視諸侯九嬪之等視卿天子以内之卿代外之諸侯以内之嬪代外之夫人是或一道也

曰然則漿人之職何以云夫人致飲掌客之職何以云夫人致禮曰漿人之致飲此職之在諸侯國中者爾王后有酒正致飲侯國無之故以漿人周禮之所記有掌侯國之事如環人訟敵國之類者多矣若夫掌客之職亦諸侯相見之禮若諸侯朝天子皆於其湯沐之邑而取具不以勤王人且致飱致享其禮隆甚皆非天子接其臣之事考其職先言王合諸侯次言王巡守殷國次言凡諸侯之禮次言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知

此言諸侯之禮者諸侯相為賔之禮也有同姓之國有舅甥之國有夫人父母之國則夫人為之致禮若天子之宫固有后在而夫人何至與諸侯行禮邪曰然則王宫之無夫人審矣則嬪婦女御之分處六宫也奈何曰六宫之處嬪不在焉古者六宫九室六宫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也世婦為后之屬實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嬪之所居也女御為九嬪之屬實分處焉此禮所謂后立六宫又曰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

列九卿朝焉者也嬪各有室不在六宮或曰何以知世婦屬后女御屬九嬪曰內宰上春詔王后率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獻之于王而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其職曰世婦掌女宮之濯溉率六宮之人共粢盛則是世婦屬后之驗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率其屬以時御叙於王所而女御云掌御叙于王之燕寢則是女御屬九嬪之驗也曰嬪次於后則嬪當以何人為之曰嬪之義尊矣古直以嫁為嬪故書云釐降二女于嬀

汭嬪于虞詩云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所謂九嬪者葢亦從后而嫁者也天子求后同姓之國以娣姪媵之備官而行數至於九皆自彼而具不待天子自擇此古所以有一娶九女之説也曰然則御叙之法柰何曰先儒以王后以下分為十五夕其實不然夫内寵無並后以王后之尊而下至與庶妾更進迭退一月而再見其為降也甚矣古以貴賤為接見之疎數故小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又云肅肅宵征抱衾與裯

夙夜在公貴者也故其接也數抱衾與裯賤者也故其去也亟以禮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内治故詩序云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是也取於休沐之義以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又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再見凡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自諸侯大夫以下其妾媵有多少然皆用五日之制内則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曰然則世婦不進御歟曰否

周禮九嬪掌以時御叙于王所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惟世婦不然掌喪祭賔客之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后妃率九嬪御亦不及世婦世者代也婦又已嫁之名葢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為之故王制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亦致政而歸者則以先世之臣妾在所當敬故也是以内宰於六宫九嬪九御皆教而獨無教世婦之説以其素習於禮不待教也或曰諸侯之宫何如曰諸侯之娶五人若三人左氏傳曰秦伯納女五人

哀姜之嫁亦有葛屨五緉之語則并夫人為五也公羊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而陳有元妃二妃下妃之目則是并夫人為三也至其宮則半天子故禮曰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此其降殺之序也至其末也齊桓公之夫人三內嬖如夫人者又六人則是九人也晉文公以夫人禮逆懐嬴然猶曰班在九人則是亦九人也而齊襄九妃之外又有六嬪皆有所依放其僭侈甚矣不可以為法

昏問　　羅願

或問古嫁娶之年男必以三十女必以二十乎曰然聖人為男女之節弱而後冠非美其容也責之成焉壯而後昏非足其欲也責之代焉男至於三十則知慮周可以率人女至於二十則言容備可以事人矣故取是年以為之節也或曰家語之說以為二十三十者期至於此而不可過爾曰不然古人之言固有大為之期者若三十二十云者一定而不易之辭也夫少之時血氣未

定此其當戒之時然而從之豈特傷生伐性而已將無以責其率人之智事人之道故記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聖人知夫有故者人事之所不免寧引而伸之主於二十有三終不先之於二十之前者此有以知其為一定之辭也使是制而猶可進退宜曰男二十以上而娶毋過三十女十四以上而嫁毋過二十豈不明哉曰若然必以是年則物有不備時有不暇及也奈何曰古者昏禮之費省矣幣止於緇帛五兩牲止於

魚祭而豚饋蓋常人之家累歲計之皆足以預辦也自秋成之後至於冰未泮之前凡百有五十日不為無暇案其年而為之不難也曰然則聖人何為十九而娶曰夫三十而娶吾所論者禮之常親在者之所為也若孔子之娶則孤子當室者之事也且夫昏禮以代親故重孤子雖未昏而固已代父矣室家不備則祭祀有所缺又慮民生之不長則絶嗣亡世有不可悔所以許其不待年而娶國君十五而生子亦為是也曰仲春之月令

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則又安可限以年曰此正
欲其及是年爾夫嘉事常在秋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
殺内詩曰將子毋怒秋以為期又曰士如歸妻迨冰未
泮秋者歲之成農蠶之暇也故自秋以往凡男女之至
於是年者各為之嫁娶至冰泮之前而止聖人又懼夫
民之不用令而使男女不得時少緩而至來年則舉趾
之後又不復可議故於來年仲春之月司察男女之無
室家者官為會之使各從其所欲雖奔猶不禁蓋事迫

而其年不及此者固不許其奔使之從禮也曰若爾則不待其擇乎曰古者方田同井嫁娶不出其里又多因其舊所以隆母黨安豐殺且不干非耦也若諸侯之制周公魯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一世娶焉則再世因之古者夫之父婦之父皆謂之舅其母皆謂之姑而兩姓謂之兄弟者葢其尊者多已之外親而其子多已之同儕故也此古之制也或曰六義孰為重曰莫重於納徵始則納采采者幣之色也不敢有所

議特若常人然以幣交其尊者而已問名則求其名將歸而卜之納吉者卜之於廟而吉反以告也納徵則以幣質信焉示不易矣鴈者何也曰男女相見必以摯摯者從所執也執王之君聘以穀圭鴈大夫之摯也古者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雖死物也雞鶩無常匹故進而用之也御輪何也曰古者同乘必推其能者御之昏二人共乘也故名南云王姬之車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齊詩云有女同車婦人無自御之道必男子御之將行

謂車者事之宜也

春秋或問十　　　　程端學

或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天王之天先儒以為孔子所加于獨以為魯史之舊亦有說乎曰吾聞諸程子曰春秋因魯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周禮司服凡喪為天王斬衰則天王之稱其來舊矣諸侯國史稱天王無足怪者况春秋大義固不在加天於王上然後為尊王也凡其所以譏諸侯大夫之僭者皆尊王之義

愚故斷然以為非孔子所加也曰張氏諸儒以宰為太宰夫子責其奉命賵妾特貶冢宰於上士中士之例而又名之以深其罪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耶曰此正一字襃貶賊經之弊惡得雷同而許之也況先儒亦有不同其說者乎呂樸鄉有言曰春秋周大夫不名爵從其爵單伯劉子之類是也未爵稱字家父榮叔之類是也舍是無名道矣是故經書宰有三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書名而不書氏者士也桓四年天王使

渠伯糾來聘書氏及字者命大夫也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書官而不名氏者三公也始使士繼使大夫終使三公天子日微諸侯日強矣此其旨不亦甚明白哉夫以天王之尊而下聘諸侯之妾母何必名其使而後知其非哉

或問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胡翼之曰書甚其惡也辛未至辛巳十一日之間浹旬取其二邑故謹而日之也後之談春秋者盡不用日月且如取郜取防之義茍不以

日月則其實何以明若但言以此月取郜取防必不能知一月之間十一日內兩取其邑也其說然乎曰此論似是而實非也日月者紀事自然之法也如日月不可用六經諸史將廢之矣惟其有用也是以不得而廢也春秋非不欲盡書日月也然舊史有詳畧焉有闕文焉其無日月不可得而益有日月又不可得而去也無日月而益則僞有日月而去則亂故春秋紀事有有日月者矣有無日月者矣公穀見其有日月與無日月也求

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或牽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不通則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為春秋蠹矣今壬戌敗宋師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魯史紀事自然之法也得其日而事益詳魯隱之惡益彰若或不得其日既敗宋師又取郜取防其惡亦不得揜非聖人特書其日以甚其惡亦非謹其事而日之也苟謂聖人特書日以甚其惡以謹其事則餘無日者皆無甚惡皆無甚謹乎此其不書日月者也若并月不書則事皆無惡皆不謹

乎故曰似是而實非也曰張氏謂二邑非魯之版圖故書取以著其無名者然乎曰取者善惡通用之詞取邑曰為惡詩曰取彼斧斨取彼狐貍亦為惡乎况取者舊史之文非孔子所措之字春秋之作其自然之妙與天地侔天之生物非物物雕琢春秋亦非字字安排其意乃在一句之間而非著一字以為義一字褒貶乃末世相沿之陋朱子曰當時大亂聖人據實書之其是非得失付後世公論葢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間求褒貶竊

恐不然可謂善讀春秋矣惜其不暇著述也

或問曰夏五無月先儒有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以為鑒可也然則春秋曷以謂之作其義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詞則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其說然乎曰此即穀梁之說而益之以辭者也穀梁之辨孫氏高氏備矣此不復論竊謂吾猶及

史之闕文孔子葢謂事之不可知者爾若事之顯然而可見者孔子安得不正之哉多聞闕疑孔子教人闕其理之可疑者爾若理之斷然而可言者孔子亦使人愼言之邪若夏五而無月乃事之顯然而可見理之斷然而可言者而非改易古書之謂也孔子亦豈恝然而已乎若曰孔子筆削可損而不可益當并去五字亦不害於此事之義孔子必不録斷爛不可讀之文為後世訓也秀巖亦曰胡氏之説愈密而愈疎矣聖人作春秋固

謂空言不如行事也使舊史果有夏五之文則亦削之而已存而不益於義何所當乎此必秦漢以後傳者有所脱遺如左氏傳成公二年夏有之比爾必為之說則非矣

或問公及齊宋陳衛鄭許曹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張氏諸儒謂再稱首止美之大者然乎曰不然也會王世子在夏又與世子為會盟諸侯在秋又諸侯自為盟會盟既異而又有二三月之差故不得不再言

其地乃書法當然何大美之有夫桓公知戴世子之為義而不知要君之非義先儒知桓公之有功於王而不知假仁之非義正孟子所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者也吾何以知其假也古之真有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桓公内嬖冢嗣不立身死而公子作亂其所以正王之冢適者果自身而推之哉聖人安得而虛美之昔漢高帝愛趙王如意欲易太子張良造謀使四皓輔太子以朝朱子論之曰良之為此不惟不暇為高祖愛子計亦

不暇為漢家社稷計矣其事正相類而首止之事殆又甚焉嗚呼權謀術數之計起大人格君之道不復見此孔子所以惻然有隱而書歟

或問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先儒謂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然乎曰不然也為此說者惑於左氏云元咺歸立公子瑕之一語也劉氏固已辨其妄矣使

公子瑕為元咺所立而不辭惡得為無罪哉惡得為守節哉其曰不為國人之所惡亦意之之辭爾瑕苟自立則既三年矣使其仁如堯舜孔子亦將正名其僭竊之號安得以不為國人所惡而去其號特冠公子哉其稱及乃書法當然亦非無罪而書及也曰高氏謂經書於衛侯未歸之前若不罪衛侯者葢以二子之禍皆晉文為之者何也曰二子之禍固晉文之為然孔子不過據舊史先後而録之非衛侯既入而殺咺與瑕孔子特易

其先後以歸晉文之罪也今觀經文事勢及左氏事跡乃衛侯殺咺與瑕而後入衛侯雖無大罪而義則未盡也曰葉氏又謂執衛侯稱人不以為伯討為定晉侯之罪復國加之名為定衛侯之罪自晉歸以復書為定元咺之罪立踰年不稱君為定瑕之罪何也曰此惑於一字襃貶之失也夫四人者固皆有罪矣然衛侯之罪輕而瑕之罪不可考讀春秋者當於事觀之不可於一字求義也春秋執諸侯大夫者皆稱人不可謂定晉侯之

罪曹伯襄無罪復國亦稱名不可謂定衛侯之罪諸侯大夫歸國者多以復書不可謂定元咺之罪瑕實不為君故稱公子不可謂定瑕之罪四人之事昭如日星然不求之大體而求之一字之間則四人之罪反得以匿矣非學春秋之法也

或問葬我君僖公先儒謂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然乎曰崩薨卒於宗

公卒既言之矣其曰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則未之辨也夫所謂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其晉文召王以諸侯見之謂歟此三傳之妄而先儒誤信之者也夫春秋一經皆非常之事苟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則將持害王法之輕且小者以示義此理之不然者也夫害王法之甚者莫如弑君其次莫如用諸侯其次莫如滅國取邑其次莫如專征伐生殺春秋皆一一書之何獨於召王諱之且後世儒者覩傳文而謂其削之也假

令春秋而不有三傳則削之者不可得而知矣然則聖人預知三傳之將作而先為經以待之乎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三傳直其一助爾而其間晦盲旨意破碎文義者不可勝數學者不求之經而求之傳宜其有此說也嗚呼惜哉

或問楚子滅蕭先儒有曰假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減而書入惡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減而書圍是與人為善之德至是滅無罪之

國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其說然乎曰不然也聖人未嘗誣人之惡亦未嘗妄稱人之善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其於譽且有所試其於毀肯誣之哉楚之於陳入之而已實未嘗滅也何以知之楚既入陳而陳復見於春秋則非滅也審矣聖人安得誣楚以滅陳哉其於鄭也圍之而已實未嘗入也左氏之言違經遠矣學春秋者不信經而信傳故有是言也今其滅蕭實夷其社稷

取其土地春秋不書其滅而何書哉左氏之言復與經違謂蕭激楚怒而楚圍蕭蕭自潰黄氏論其為楚人之言者得之學春秋者復信傳而疑經求其說而不得故褒貶凡例之說紛然以興而春秋之本義晦矣

或問吳子使札來聘三傳賢之子既辨而有聞矣然常山康侯張氏諸儒矯三傳之獘而以去札公子之稱為貶得其說矣子又不然之何也曰書公子不書公子史氏有常法非孔子去之也三傳為褒而札以名見則楚

椒秦術亦以名見諸儒爲貶而札去其氏則楚椒秦術亦去其氏然則襃貶之說兩不可也且札讓國致亂在三十年之後孔子安得預去公子而貶之乎春秋者即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也甯喜弑其君者也春秋復書曰晉人執甯喜孫林父逐其君且叛者也春秋復書曰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皆未嘗去氏也楚公子嬰齊公子貞公子壬夫伐宋伐鄭猾夏者也春秋不去公子公子翬公子慶父弑君之

賊也春秋書曰公子翬逆女公子慶父奔莒亦不去公子季札不過因讓而致亂春秋乃去公子以示貶何輕重之失宜乎朱子曰春秋正誼明道貴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夫朱子雖未暇及乎春秋而其正大之論亦可見矣張氏親承朱子之教以受春秋之託乃亦為此穿鑿之說豈不悖其師哉

或問公侵齊張氏謂陽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故以

侵書之然乎曰不然也侵曰侵伐曰伐隨事命辭豈以用兵無法而改伐為侵乎使實侵者何以命辭乎使侵而有法可改書曰伐乎是皆抑揚予奪之弊學春秋者所當痛掃也

或問公至自夾谷任氏師氏諸儒謂不至以會而至以地為孔子之會異乎常會以禮義勝而地名不可沒者然乎曰不然也桓二年公至自唐盟戎也文十七年公至自穀盟盟弑賊也定八年公至自瓦會晉師也未見其

以禮義勝也何為皆至以地乎

葬書問對　　　　　　　　　　趙汸

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葬書至矣問曰葬書真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考周官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次二曰族墳墓則葬不擇地名矣豈有無事而著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叙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

含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書並列葬地之法其肇派於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冢賦見其自述上下岡隴之狀大畧如今葬書尋龍捉脉之為者豈東漢之末其說已行於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母暨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邪然無所考矣問曰葬書世所有然自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宋司馬温公乃欲焚其書禁絶其術何也對曰其言

有大悖於理者書固可焚術固當絕也夫盛衰消長之變一定而不可推移者雖聖智巧力無能為益天之所命而神功之不可測者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為異端奇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為言者而莽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噫其欺天罔神誇造化而誣生民也甚矣世俗溺於其說以為天道一定之分猶有術以易之則凡人事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顛倒錯亂伏藏擒制於方寸之隱發以遂吾私而無難而世道人心

逆有不可問者豈非葬書之有以誤之與禁而絶之固善問者曰夫其謬戾既已如此而又以爲葬地之理在焉何也對曰術數之書其言不純往往類此夫創物之智難以言傳固不可以爲言者之失而蔽其善也曰敢問其言之善者何謂也對曰所謂乘生氣者是也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數之自然最爲得形法之要葢與葬書之言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備百物之情故地形之書與觀宫宅人

物者同出一原而後世楊廖之徒遂精其能而極其變然後坤靈生息之機得乘以葬而後無失焉葢非殊資異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逆來順往旁見側出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以語此則事雖鄙而理亦微矣故其書愈多其法愈密而此三言者足以盡蔽其義葢古先遺語之尚見於其書者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以名山豈葬書之旨邪對曰五行陰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聲色貌象各以其類葢無物不然無微

不著而况山阜有形之最大者哉茍至理所存不必其說之皆出於古也曰直者吾知其為木鋭者吾知其為火轉動者吾知其為水而圓之為金方之為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為天為金為圜因其從革以觀其在鎔則知之矣四方形而土居其中葢體坤而得地之象也問者曰然則或謂人間萬事皆順惟金丹與地理為逆者何也對曰人有五藏外應天行流精布氣以養形也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

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絪緼上騰發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配靈爽而貫幽明知金丹之為逆者則生氣得所乘之機矣夫豈一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閩巫方位之說亦得葬書之旨乎對曰論五行衰旺生剋此自陰陽家事非所以求形法葬書言方在勢與形之次而近世臨川吳公刋定其書置是語於雜篇之首葢嘗與人言方位時日無關於地理可謂得其本矣譬諸方伎家起死回生必精乎色脉之度數長生久視不出

乎内外之法象蓋形氣之間神機合變不系於方其本如此問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將即形法而求之備乎抑合隂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固當辨譬之人事形法其言相也隂陽其推命也有不相待者矣然言相者因百物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凶猶或失之者由其為術之本不足以範圍大化也移之以推六畜輒大謬者六畜之生不同於人也

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求地理況乎隨意所擇不得形法之真而概以其說加之則亦何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邪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談之者又何邪對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贛人相傳以為閩士有求葬法於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觀諸郡名蹟以羅鏡測之各職其方以相參合而傳會其說如此蓋瞽者扣槃捫燭以求日之比而後出之書益加巧密故遂行於閩中理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

而事難以管窺豹者每見一斑按圖索驥者多失於驪黄牝牡茍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畫師喜模鬼神憚作狗馬況羈旅求合之巫惡肯改所難以艱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為智者道爾問者又曰理既如是則葬書所謂反氣納骨以蔭所生者固在其術中矣何乃於奪神功改天命之說而斥絶之若是邪對曰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者氣機自然之應也然吉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葬師嘗鮮遇而

遇真術者其尤鮮是其術之明晦用舍地之是非得失且懸於天而不可必令其言曰君子以是奪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豈葬書之所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輙無所得或反悖謬取禍豈亦分定者不可推移邪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

已潛符默契葢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昌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妙貪巧取牢籠刻削以為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於擇地者亦殖私窺利之一端爾其設心如是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悖謬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地風水泉螻蟻之為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於壑葢時有定制民無

得而遺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伊川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爾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為所得為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然而君子之擇未嘗有加於報施之常則其託斯事於李通氏者又豈有所歆羨期必也哉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葬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為乃後世之標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為口實則仁人孝子之葬其親地不

可無擇也明矣今物理之難明者既如彼而得失之懸於天者又如此則所謂為所得為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邪對曰死葬以禮祭之以禮歛手足形之葬蓋與葬以天下一也故喪具稱家之有無夫吉地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禮致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冕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泰不及期周過其歷祈天永命歸於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

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本仁以厚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觀乎時義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無憾於慎終之教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問曰然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為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南水土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羣物故建元龜泰筮以為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焉

豈以偏方地氣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者哉且江南之林林總總生生化化者無有窮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景純之說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下法不足以闗後世而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有一于此葬書所謂勢來形止地之全氣者誠未易言若夫童斷過獨空缺曠折水泉砂礫凶宅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長谷迴溪複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規以為族葬者雖鬼神之應無

及於人而盛衰之常得以盡其天分辟如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其視委之庸巫聽其貪戾妄作冥暗顚覆於一抔之壤而不自知者則大有逕庭矣昔人謂誤解本草為生人之禍今葬術豈輕於本草然藥餌得失見於目前而葬地吉凶每存身後故未有能稽終知弊者也事有關於送終之大節儒先君子有所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表裏精粗之藴與夫得失之由故作葬書問對吾友程君仲本最為留意斯事學之十餘歲矣而審問明辨弗得弗措葢有志乎明理以擇術者非世俗

升其人也朱君明達精慱於六經之藴與文學之源委遂古之初萬物之源隂陽方伎之本昔賢開物致用與其精神思慮之存乎藝事者莫不心悟神解誠窮鄉晚進之蓍龜氷鑑也於山川情性寧有不得者哉以仲本之善學而卒業於朱先生如王良造父駕輕就熟將有得夫天理之大全豈曰俯察而已至正十三年十月既望趙汸子常書于東山精舍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七